

“海都之星”与我

第七章：打吡马赛日前夕

2009年6月5日，打吡马赛日前夕

我不喜欢坐长途飞机，不只是因为 I 身高超过一米八，蜷缩着久坐不舒服，而是长途飞行留给我太多时间清醒头脑，沉思事情。这次从香港飞往伦敦希斯罗机场（Heathrow），是我出生二十七年以来最痛苦的旅程。因我的灵马“海都之星”成了打吡大赛的宠儿，我开始计较他的成败得失。叶森打吡赛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平地赛，亦是英国经典赛事第二关（Blue Riband of the Turf）。



打吡大赛，英国经典赛事第二关



英女皇每年都会出席打吡日

我紧张焦虑，身负众望，担心比赛失利，只好用名人哲思来安慰自己。圣人有云，过程重于结果。



我紧张焦虑，深恐辜负众望

为了参加这次打吡大赛，我提前两日到达伦敦，入住位于伦敦骑士桥（Knightsbridge）的文华东方酒店。



伦敦骑士桥的文华东方酒店

打吡日，所有入场男士都必须身着英式长尾礼服（morning suits）。母亲想让我去伦敦礼服专卖店度身订做一套合身的礼服，但我喜欢我行我素，所以还是照着大学友人的建议去柯芬园（Covent Garden）的苔氏兄弟礼服店（Moss Bros）。这店有现成礼服出租或出售可立时提供我喜欢的礼服。



叶森打吡日，所有入场男士都必须身着英式长尾礼服（morning suits）



穿着礼服的王储查尔斯出席叶森打吡日

之后，我在骑士桥区一带购物，重游故地。入读卡斯商学院的时候，我与妈妈及姐姐曾一直住在骑士桥区，直到我在 2008 年完成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才离开这里。我取得这个荣誉硕士学位，满足了母亲对我学术成就的期望。



骑士桥区，购物天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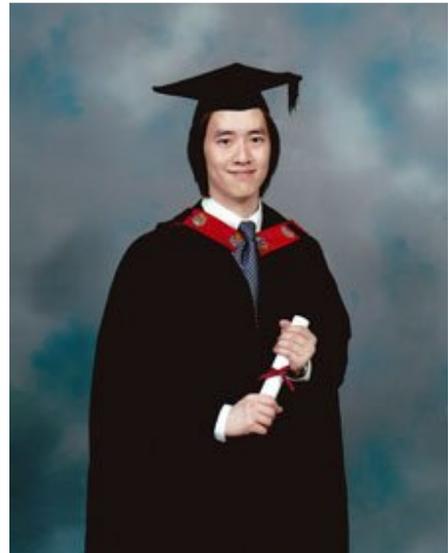


卡斯商学院大堂

我在奥兰多生活的时候，姐姐嘉心正在巴黎修读法律，但她后来发现律师这行业不适合她的个性，所以决定与我一起前往伦敦修读商科。母亲为了鼓励儿女勇往直前，也来到伦敦陪读，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。我曾花费了五年时间苦心钻研高尔夫球，所以重返校园对我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，但对饱览群书的嘉心来说，读书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。



经常埋首书堆中的嘉心，在哪里读书都能取得优异成绩



家亮一向都是按部就班

为了打发时间，我去观看电影《终结者》。但时间还是龟爬般过得缓慢。唉，我开始后悔没有等到星期五的大赛前夕才启程来这里的。



《终结者》

回到酒店房间，我看了几场温布尔登（Wimbledon）网球赛。虽然我精通高尔夫球，但也享受打网球的乐趣。母亲自小便鼓励我和嘉心尽量学习不同技能，她自己更是名副其实的“万能女士”（femme a tout faire）。



母亲鼓励我们尽量学习不同技能



母亲是个“万能女士”（femme a tout faire）

谈到食物，我就不敢苟同母亲的意见了。我爱吃披萨饼，喜欢哈洛德（Harrods）有名的比萨饼店。



骑士桥的著名百货公司哈罗兹



披萨饼，我的至爱美食

当天晚上，我与“海都之星”的团队成员一起用晚餐，其中包括来自爱尔兰国家种马场的约翰·克拉克和他的太太莫妮卡。“海都之星”在爱尔兰国家种马场的出生和成长离不开克拉克的照料。一起用餐的还有“海都之星”的练马师岳斯和他的夫人卡特林娜，席间当然还少不了我来自巴黎的老师及朋友，李思博，读者应该还记得，他是“海都之星”母亲“海都市”的练马师。



与中国客户一起用餐

约翰·克拉克是爱尔兰人，爱尔兰人言谈必及天气，这是他们民族言谈时必聊的话题，不过此时坐在他眼前的这位中国马主也正关心这一问题，因为“海都之星”将于星期六下午出战叶森打吡，而雨天将使他的表现大打折扣。



期盼着阳光普照

爱尔兰顶级练马师岳斯，坚决表示只有在硬地上，“海都之星”才能发挥出最佳表现。二十年前即1989年冠军马“纳希温”（Nashwan）一个月内连胜了坚尼及打吡二场不同距离的大赛，从那以后，便再没有马匹能再创这样的记录。倘若我的“灵”马要成为第一匹创造出与“纳希温”（Nashwan）那样成就的赛马，想在一个月内连胜出二场不同距离的一级赛，那他就一定需要有时地利人和的配合才行。



“纳希温”是二十年来唯一胜出 2000 坚尼及打吡两场不同距离一级赛的赛马

实际上，“海都市”于 1998 年诞下的雄马“天文学家”已经是打吡冠军马了，“海都市”作为一匹纯种母马已是成就非凡。我只是觉得有些不祥的预感。席间我忽然问坐在对面的专家们，“曾有多少纯种母马能生下两匹打吡冠军马呢？”听了我的疑问，克拉克和岳斯严肃起来，暂时撇下美酒佳肴专心作答，回答说，虽然他们没有一百年前的记录，但近一百年来只有两匹母马曾分别诞下过两匹打吡冠军雄马。



一百年来，就只有 Perdita II 及 Morganette 曾分别诞下两匹打吡冠军公马

不错，赛马一直被誉为“皇者运动”。这两匹传奇母马其中之一，属于英王爱德华七世（King Edward VII）。1896 年，当时还是韦尔斯王子的爱德华便凭借 Persimmon 胜出打吡大赛，并于 1900 年凭 Diamond Jubilee 再次胜出打吡。这两匹马都是由 St Simon 和母马 Perdita II 所生。



英女皇的曾祖父英王爱德华七世于 1896 和 1900 年两度胜出打吡大赛，两匹小马均由公马 Saint Simon 和母马 Perdita II 所生 (同父同母所生)

另一匹传奇母马 Morganette 的经历听起来比较接近我们的例子。她所生的打吡冠军 Galtee More (1897) 和打吡冠军 Ard Patrick (1902) 同母不同父。同样，“天文学家”的父亲是“鞍匠井”，“海都之星”则是“十字湾角”，但两匹马都是母马“海都市”所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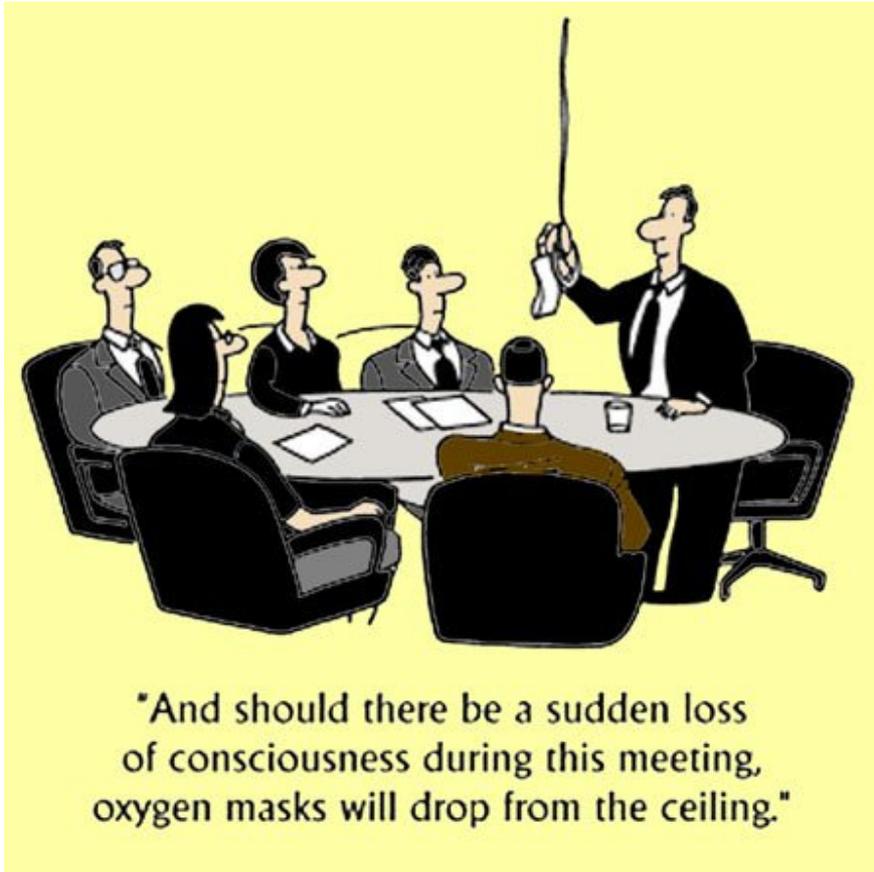


于 1998 年诞生的“天文学家”，是“海都市”和“鞍匠井”的后代

于 2006 年诞生的“海都之星”，是“海都市”和“十字湾角”的后代

明天“海都之星”能否成为下一个“纳希温”（Nashwan）呢？或者“海都市”能否与英王爱德华七世的 *Perdita II* 一样，后代中有两个都成为冠军马呢？上天可否待打吡大赛结束后才下雨？

打吡赛前夜，大雨倾盆



赛前居然大雨倾盆！在打吡日前夕的餐会，我几乎需要氧气面罩才不至于昏倒。